

20

七

禽

上

掌

蕭逸作品集



21

七

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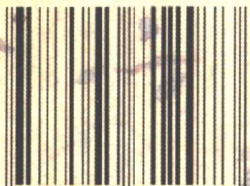
掌

下

蕭逸作品集



ISBN 7-5057-1297-7



9 787505 712973 >

ISBN 7-5057-1297-7/1·357
定价：33元（全二册）



712.45-51
2
=1201

73041

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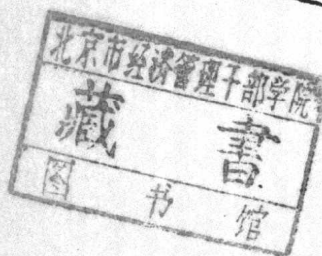
七

禽

掌

上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I712.45-51
2
212.2

73040

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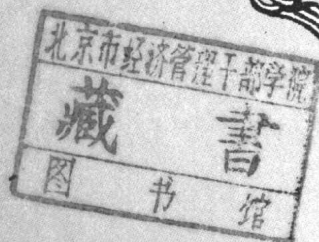
七

禽

掌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—96—112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七禽掌 / (美) 萧逸著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1996. 12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1297-7

I. 七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 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36 号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七禽掌
作者	©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发行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2.25 印张 489.5 千字
版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10000 册
书号	ISBN 7-5057-1297-7 / I · 357
定价	33.00 元 (全二册)

萧逸作品集

- ◎ 饮马流花河
- ◎ 无忧公主
- ◎ 马鸣风萧萧
- ◎ 甘十九妹
- ◎ 龙吟曲
- ◎ 天龙地虎
- ◎ 十锦图
- ◎ 红灯盗
- ◎ 血雨溅花红
- ◎ 白如云
- ◎ 风雨燕双飞
- ◎ 七禽掌
- ◎ 凝霜剑
- ◎ 铁笔春秋
- ◎ 雪落马蹄
- ◎ 挑灯看剑
- ◎ 鹤舞神州
- ◎ 七道彩虹
- ◎ 鱼跃鹰飞
- ◎ 剑气红颜
- ◎ 雪山飞虹
- ◎ 凤栖昆仑
- ◎ 长剑相思
- ◎ 红线金丸
- ◎ 潘郎憔悴
- ◎ 笑解金刀

第一章 群丑肆凶

夜幕深垂，虫声四起，在这深秋的季节里，到处都显得静静的，尤其这洞庭湖附近，更是美景无边。时已午夜，游客尽散，空舟泊岸，那一轮皓洁的明月，洒下了满天的光雨，点缀着这沿湖的垂柳，夜风轻拂着柳丝，萤儿成群穿舞枝丫，时明时灭，真是好一番景致。

在这洞庭湖西角，有一片竹林，占地颇大，本是一块公地，后来有一石姓商人，愿以高价，向官府购置这块已经荒芜的林地，几经洽商总算成交。这石姓商人名益川，世代业盐，已相传五世，可谓家财万贯，富兼三湘，偏又为人仁厚，乐善好施，凡有助于地方上的一切善举，这石益川从不后人，每年岁终施粥，分饷远近贫苦人家，故此这洞庭一带，提起这石益川来，无不竖指夸赞！

自从那块荒芜竹林归这石益川后，眼见它渐趋幽雅，朱楼平起，假山耸峙，各色奇花点缀院中，再加上原有的修竹，经这新主人一整，已经改头换面，面目一新。这新主人干脆也不砌墙，就用原有的竹枝围了一圈，白石作柱，红木为门，用一块四方的大理石，镶在那白石柱上，主人在石柱上亲题“拾翠园”三个大字，送请精匠雕凿，抹以碧绿之色，越显得超然幽雅，气度不凡。

这石老先生益川，虽然为人和善，富而兼仁，可是子嗣单零，年近五旬方得一子，取名继志，老夫妇爱如性命，西席数人居家施教。这石继志虽只十七岁，可说是诗词歌赋无所不精，提笔成文，出口成章，才名早就声传远近。老善人一生最厌官宦仕途，故此决不令子进京赴考，只要能继承这份祖传盐业，做一个安分商人就够了！

这日午夜，拾翠园在夜色里格外动人，偌大的一所宅院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突然一条黑影一晃，已立于拾翠园门上。这人青巾扎头，背插双拐，身材瘦小，闪着那双鼠目略一打量这石府情形，面带喜容，一声呼哨，就见接二连三来了七条黑影，俱是紧身衣服，快似狸猫，一时间人影幢幢，闪烁着阴森森兵刃的青霞！

先前那瘦小汉子，见人手已齐，这才压低着嗓子道：

“今日我兄弟既奉命打劫这位姓石的人家，照规矩是不能放过一人，哥儿们务必要下手利落，事成后携细软至关爷庙会齐，若有私自逃跑的，嘿嘿！莫说我老大到时不够交情，瓢把子那两手，各位都清楚……我们是闲话少说，老三、老七房上把风，只要见有人出来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然后他又闪着那双鼠目，注视了一下其余诸人道：“老四后门，老五大门，也是一样见一个杀一个！事后接替哥儿们手上的东西，下余三人随我上线开爬！”

话一说完双手齐挥，就见黑影连闪，各自已按位站妥，这自称老大的，双手往后一背，已掣下了那副铁拐，扭脸道：“老八，你可认准了没有？那老两口真住在北上房？”

被称为老八的高个子，一挺手中剑道：“放心，错不了！我去照顾那小的！”

这持拐的哼了声道：“时间可不多了！我们上！”

就见他猛一杀腰，似脱弦强弩般纵身，已来至那朱楼正厅，真是好快的身形。待他站定后，下余三人也随后来到，俱是兵刃在手，满面杀机，持拐汉子朝那老八一咧嘴道：“说话！”

就见那老八剑交左手，朗声道：“湘中八丑奉总瓢把子一指魔之命，来此作案，大家可要听清楚！若有人敢不遵命，私自出声或走动的，一律格杀勿论！”

这一发声就见有三两处灯火已明，这持剑人嗓音提高又反复地照样念了两遍。可怜这石家合府上下，俱是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好人，哪见过这场面，闻言后直吓得全身战抖，冷汗交流。有那胆力较大的家人，拉开门缝往外一看，见院中户上，高高矮矮站着好几个汉子，俱是倒提着雪亮的兵刃，哪还敢出一点声，赶快把门给关上，跪地呼天不已。

那石益川夫妇正在梦中，被话声惊醒，仔细一听吓得魂飞九天，这石益川哆嗦着下了床，也不敢点灯，口中低喊他的侍僮顺才。这顺才就住在隔壁小室内，闻言倒还能从容来至，这石益川已吓得面色惨白，道：“你快去叫少爷起来，叫他快来！好……好照顾着……”

顺才闻言，连溜带跑地下楼去了。这老夫妇正自在房中打点金银细软，那雕栏花窗一声大震，已自洞开，跟着闯进了三人，为首一人手持双拐，一指石益川道：

“你就是石益川么？你也太肥了！叫我们兄弟看着眼红。废话少说，乖乖把所有的金银细软拿出来，哥儿们一高兴，或许给你个全尸……要不然，可怪不得要叫你活受罪了！”

这旁立二人，刀剑齐施，箱柜应刃而开，你抖我拉拖了一地。别看这石益川虽吓成这样，可他生就一副硬骨头，闻言喝道：“你们这批强……盗！快给……我滚！来人哪！”

可怜这话才一出口，那持拐汉子一上步，手起拐落，直把

那石益川打了个脑浆迸裂，横尸就地。那石夫人见状一声惨呼，飞扑上前抚尸大号，才一出声，寒光一闪也是身首异处！这三个人结果了石氏夫妇，一阵翻捣，把所有细软金银打点了足有三大袋。

那顺才下得楼来，见少爷房中灯犹亮着，推门进去，那石继志正倒提着一根木棍。顺才抖声道：“我的爷！你这是怎么了，你还想打架呀？老爷叫你快上去想法跑呢！”

这石继志一咬牙道：“这批贼人，欺人太甚！居然目无法纪，黑夜打劫，我要不给他点厉害还行！”

这顺才一听真是笑都笑不出来，心想我的爷！你还要给人家厉害！不被人活宰了已是万幸了。正想过去拉他快走，就听得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想跑？可没有那么容易！”接着“喀嚓”一声，那窗被人整扇用掌震开，窜进一人，长身黑面，用手中宝剑一指石继志道：“哟！你还想动手是怎么的？”

那石继志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与你这狗强盗拼了！”手中木棍搂头就打。

这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湘中八丑老八紫面佛邱锦，他为人奸滑，手中剑也颇不弱，做梦也没想到这锦衣少年居然真敢动手，巧脚一滑，一偏身已让过这一棍，掌中剑“白蛇吐信”，快似闪电奔石继志咽喉点去，剑尖堪堪已至咽喉，突然一声娇叱：“狗贼敢尔！”

银光一闪，那邱锦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手中剑“当啷”落于地下，那灯也在此时一暗，隐约里见一纤影一晃，已至继志身旁，二话不说，一伏身已把他背在背上，低语道：“还不快随我走！找死么？”

话还未完，那邱锦已闻声扑至，左手“金剪指”往那纤影肋下便插，这黑影虽背上负人，可身手仍是了得，待这邱锦掌

将递到，玉臂微弯，向外只一崩，那邱锦偌大身体，竟给撩出去丈余远，“呼”一声撞在墙角，当时就昏了过去，这黑影料理了邱锦，可不敢稍停，口中娇唤道：“喂！你可抱紧点……我要上房了！”突然发现自己说话有毛病，不由羞了个大红脸，往地上一啐道：“反正摔下来你倒霉！”

那石继志伏在这黑衣人背上，惊魂乍定，不由想起了父母此时安危，急道：“这……位侠客！还有我父母呢！”

那黑衣人似一怔，沉吟道：“糟了……不过你放心！先把你救出去再说，这几个毛贼我还不在乎！”

言罢拉开屋门，娇躯一扭如一缕轻烟似的已至房上，身形尚未站定，已有人滑身至前，手中链子枪抖手就扎，口中尚喝道：“并肩子！报号！”

这黑衣人一声娇笑道：“谁是你们‘并肩子’！给我下去吧！”竟抖手抓住了来人链子枪头，右掌顺势往前一抖，“小天星”掌力只五成劲向外一吐，那汉子已似抛絮般给震下房去。石继志在背后看得目瞪口呆，心说这人身材纤弱，发音娇嫩，哪来这么大本事？想到此不由在背后细细一瞧这黑衣人，不由涨了个大红脸。

敢情这黑衣人，虽是丝巾系头，可那巾下犹散着数缕青丝，夜风里左右飘拂，透着阵阵幽香，不是个姑娘是什么！石继志可吓坏了，正要出声叫她停住让自己下来，话还未出口，就见一条黑影随后而至，这人手中雁翎刀一声不哼举刀就扎，石继志心说我可完了！却不料这少女好似背后有眼似的，口中叱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娇躯微斜，跟着一转身，反欺至来人身侧，玉臂仅一抬，那人哼了一声，“扑通”栽倒房上。继志在背后，见这少女仅用那水葱也似的玉指，在这人肋下一点，却不知那儿正伏着人体一个大穴，名为“章门”，因其位处肝脏之尖，如重

手可置人死命，虽只轻轻一戳，这来人也经受不起，当时晕死了过去。

少女接连料理了三人，可是她背负着人，也不敢在此久留，一飘身已下了房，展动身形，兔起鹘落，已来至那竹墙附近，双臂微振，竟拔起有四丈高下，往墙外纵去。石继志在背后，两耳生风，身已腾空，正自胆寒，似见少女在空中，玉手后扬，就有数点银星往身后飞去，微闻“叮当”一阵响声，击起了无数火花，落了满地，才知道是迎击身后的暗器，心想好险呀！由是把这姑娘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少女出墙后一阵疾驰，才略放慢了脚步，石继志此时在背后道：“请停停好不好！我的手酸死了！”

那少女闻言噗嗤一笑道：“这么大的男人叫人背着，也不害臊！你不说，我也不背你了！”

说着真的停住身形，单臂一松，扑通一声，石继志摔了个屁股墩，在地上哼道：“你不会轻点……”

那姑娘一面扶着他，一面笑了个前仰后合，半天才止住笑道：“我都给忘了！你先在这小林里等我一下，我回去处置那班狗贼去！一会儿就来，你可千万别走，叫人不放心……”慢慢声音变低，又看了他一眼，才带着娇羞一扭纤腰，星驰电闪般往来路纵去。

石继志待这少女走后，想起此番遭遇，真是祸从天降，不胜伤感。他慢慢走到那丛小林，找了棵大树坐下，心想这姑娘既有这么大本事，那群贼叫她给打走了，也未可知，想至此不禁心略放松，正自默默祈祷父母平安，不想眼前黑影一闪，那姑娘已立身前，不由一高兴立起问道：“姑娘！那些贼人退了没有？我爹娘可好？”

就见那姑娘愣愣地站着，那双明眸透着泪痕，突然一伏身

趴在树上嘤嘤而泣。石继志见状大恐，抖声道：“姑娘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那少女闻言猛抬起头，用一双泪眼看着石继志，半天才悲道：“我说了你可不许难过……”

石继志闻言吓得冷汗直流，睁大眼睛道：“你说……莫非……”

这姑娘把头一低道：“都怪我不好……去晚了一步，你父母……竟被那班贼给……”

她伏在树上又哭个不停，石继志此时真是心如刀割，神智已昏，见状大叫道：“姑娘！你说什么？”

头一阵晕，竟然倒地不省人事，这一下，可把那少女吓坏了，也顾不得什么授受不亲，弯腰把他抱起，在他耳旁千呼万唤，那石继志竟然状同沉眠兀自不醒。少女无奈，抱着他偌大身体，泪儿流了个满腮……

原来这少女姓程名友雪，父亲程俊本是江南世族，只为留恋这洞庭湖色，举家迁居这洞庭湖畔，已有二十余年。这程友雪自小随江南奇侠金线女练就一身惊人绝技，去年才习艺期满，别师返家，竟日跑马游船，好不逍遥。这一晚夜静更深，自己来至这湖边研习上乘轻功“一叶渡江”——因恐白日练此功夫，惊人耳目。不想却巧遇八丑午夜行劫，待她发现时隐身入内，无巧不巧，竟潜至石继志房下，正逢紫面佛邱锦仗剑行凶，这才用金线女特制暗器“金线丸”打落那邱锦兵器，救了石继志一命。黑夜中，见这石继志少年英俊，虽然是一介书生，可是眉目间透着英气，竟然不惧这班匪类，芳心不知怎么，竟对这少年书生一见倾心如意，想救出这石继志后，凭自己一身超人的武功，再回来除那班匪类当无大碍。却不想一念之失，铸成大恨，待放下石继志，驰返拾翠园时，已经遍地横尸，哪还有八

丑的影子！知道自己只顾救石继志一人，竟使这石家全府上下，落得无一活口，好不伤心。上楼后又发现那石老夫妇双双倒卧血泊，只吓得毛骨悚然，忙找块单子把二老尸身盖上，因恐那石继志一人又生意外，这才亡命似的又往回奔，不想才一露口风，竟把石继志惊吓得昏死了过去。

且说那程友雪此时真是又惊又怕，生怕这石公子再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时自己的罪就更大了，有心先把他抱到自己家去，又怕半夜三更，一个女孩家，抱着一个男的回家，难免叫人非议，真是急得浑身出汗。

她一阵狂奔，也不知跑了多远，眼前已是荒芜一片，地面平坦，放眼望去可及数里。程友雪停身环视，竟给她发现了一座有似寺庙的建筑，心内暗喜，几个起落，已至近前，一看果是一座古刹，只是到处塌墙倒垣，两扇破门，随风开闭。此时任何栖身之所，对程友雪都不啻琼楼玉宇。看手中的石继志，已是面如金纸，牙关紧咬，不由一阵心惊，哪还顾得许多，一脚踹开半掩着的小庙门，里面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先提气喊了两声“里面有人没有”，也不见回音，知道是一座无人的小庙，这才大胆闯入，蛛丝缠了满脸，奇痒异常，也顾不得去抓，定了定神，略略看清身前居然还有一个长方香案，把石继志轻轻放下，由囊中取出千里火迎空一晃，这才看清，这庙内虽破旧不堪，但案上尚还干净，想是时常有人居此，案头上尚立着一对古铜灯台，上面还留着小半截残蜡，不由大喜，用火点着，一时灯光炯炯，照得这小室通明。

程友雪见石继志尚昏迷未醒，知道是惊吓过甚，一时闭住了气，当时不敢怠慢，也顾不得害羞，先解开他的上衣，露出细白结实的上身，程友雪脸一阵红，心也跟着“通通”乱跳。有生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接触异性肌肤，哪能不既羞且怕呢！

她抖着手先在他胸骨二寸之下，中央“玄机”穴上点了一指，此穴属单穴，因恐石继志闭气过久，一时难以接上，故先行打开此穴。那石继志被点后双目紧闭，竟哼出了声，少女闻声知他已醒转，芳心暗慰，当时弯身附耳道：“你醒了？别怕！我再为你和和气！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继志闻言开目，见自己不知何时来到这小破庙中，眼前站着一亭亭少女，眉目若黛，举止若仙，正是方才救自己出来的那位侠女，由是又联想到全家惨祸的一节，俊目一转，热泪又流了满脸……

友雪见状大是不忍，正想扶起他安慰一番，才一伸手见对方裸着上身，正睁着那双泪眼看着自己，不由脸一红，鼻子一酸，把身子扭过一旁，掏出一条小汗巾，往他身上一丢，口中带着哭音道：“你也别再难受了！擦擦眼泪，我还有话问你呢！”

石继志闻言，见这少女也哭了，他到底是个男人，在女孩子面前流眼泪，总不大好意思。见少女丢过一条小手巾，心想我怎好用它来擦泪？想着就举起衣袖来擦，这一抬腕，才发现自己竟是光着上身，不由“呀”的叫了一声，抖声道：“我的衣服呢……这……”

一面两手交叉着遮住上身，身子直往里缩，友雪见状连哭带笑道：“没关系！是我给你推穴和血脱下来的，一个男的还怕什么羞嘛！”

继志才知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两只手放下不好，不放也不好，一时狼狈十分。友雪见状含笑把衣服往他身上一丢，转过身去道：“快穿上吧！我不看你就是了……”

石继志穿好衣服，翻身下地，朝着友雪一拜，口中道：“多蒙女侠客搭救小生一命，小生没齿不忘，尚请赐告芳名以图后报！”

友雪闻言，噗嗤一笑，用那玉手遮了下嘴，这才说：“什么女侠客小生的，我不敢当，你们读书人都是这么酸溜溜的，叫人听了怪不自然！你别再谢了，我真惭愧，一时大意竟……唉！别提了！提起你又伤心！”接着又用那双剪水秋波一瞟继志，羞道：“你问我名字，本可告诉你，但有个条件，你的名字得先告诉我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言罢睁着那双美目望着继志，等他答话。石继志本是一多情种子，只是在这父母双亡的悲伤场合下，哪还有心去谈情说爱，闻言叹了口气道：“小生……”忽然觉得这称呼不妥即刻改过道：“小弟姓石名继志，继乃继续之继，志就是志气的志！”

程友雪一面听，一面在手心里写了一遍，点点头道：“知道了！”接着一笑问石继志道：“你问我名字干什么？我可不愿叫人家谢我……以后再告诉你好了！”

石继志此时内心真比刀割还难受，一心惦念着父母的遗体，闻言虽觉这女孩言下透着无限情意，可是此时也只有装糊涂，红着脸点了点头道：“既如此，还请姐姐在此少待，小弟这就回去，将我父母遗体归置一下……”

少女闻言皱眉道：“按理这是你的一番孝心，我可不能说什么，只是现在不知那湘中八丑到底走了没有，你一个文弱书生此去实在是不大妥当，令亲遗体，我已用白单子盖好了，我看还是等天亮了，先去官府，会同差人共同处理，这样较好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

石继志一听，的确这话很有道理，不由眼圈一红，强自忍泣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姐姐可知道湘中八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家与他们到底有何深仇大怨？居然忍心下此毒手！可怜我父母一生行善……竟落得如此下场！此仇不报，我石继志真枉为人也！”

程友雪闻言，注视着石继志，见这年轻人处处都显着英秀